

中华历代帝王传



清宣宗

# 道光传



刘小沙◎编著



团结出版社

中华历代帝王传



清宣宗

# 道光传



刘小沙◎编著



团结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宣宗道光传 / 刘小沙编著.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5126-3746-7

I. ①清… II. ①刘… III. ①道光帝(1782~1850) — 传记 IV. ①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76321号

---

出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根南街84号 邮编: 100006)

电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010) 65238766 65113874 65133603 (发行部)

(010) 65133603 (邮购)

网址: <http://www.ti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出版社)

fx65133603@163.com (发行部邮购)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

开本: 155×220毫米 1/16

印张: 24

印数: 6000册

字数: 320千字

版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

书号: ISBN 978-7-5126-3746-7

定价: 29.00元



# 前 言

悠悠几千年，纵横五万里，站在中国文明辽阔而又源远流长的历史天幕下，仰望着令无数人叹为观止的帝王的流光溢彩的天空，尽阅朝代更迭的波澜起伏，无处不闪耀着先人用心、用生命谱写的辉煌。

封建帝王是历史的缩影，自嬴政以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他们或以盖世雄才称霸天下，或以绝妙文采震烁古今，或以宏韬伟略彪炳史册，或以残暴不仁毁灭帝业，铸就了一部洋洋洒洒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帝王史……

恍然间，我们看到了“千古一帝”秦始皇“横扫六合”的雄伟身姿；大汉朝开国皇帝刘邦从“市井无赖”到“真龙天子”的大变身；汉武帝刘彻雄赳赳地将中华帝国带上顶峰的威风场景；光武帝刘秀吞血碎齿战八方，于乱世中成就霸业的冲天豪情；乱世枭雄曹操耍尽“奸计”，玩转三国的高超智慧；亡国之君隋炀帝的骄纵狂妄；唐高祖李渊率众起义、揭竿而起，建立唐王朝的惊天伟业；唐太宗李世民玄武门兵变的狠辣果断；一代女皇武则天勇于创造命运的步步惊心；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聪明睿智；元世祖忽必烈以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的英雄豪迈；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开创铁血王朝的钢铁毅力；“草根帝”朱元璋从“乞丐”到“皇帝”的辛酸血泪；清太祖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起兵，开辟锦绣前程的创业史；大清王朝第一帝皇太极夺取江山的谋略手段；少年天子顺治为爱妃做到极致的痴心情意；清军入关的第二位皇帝康熙除权臣，平叛逆，锐意改革的天才谋略；最富争议的皇帝雍正的精彩人生；乾隆皇帝钟情于香妃的风流韵事；慈禧太后将皇帝与权臣操纵于鼓掌之间的惊天手段……

在浩瀚无边的中国历史长河之中，帝王始终是核心人物，或直接或间接地掌控着历史的舰舵，影响着历史的进程。虽然他们已是昨日黄花、过眼云烟，但查看他们的传奇人生，研究他们的功过是非，仍然可以让读者借鉴与警醒！

即便如此，很多人依然会“坚定”地摇摇头回答：“NO！”因为在他们看来，“历史、帝王”等于“正统、严肃”，这些东西早被当年的历史考试浇到了冰点！尽管明知“读史可以使人明智”，也再没有耐心去研读、探索那些“枯燥”的帝王传了。其实，历史并不是课本上那些无聊的年份表，帝王传也不是人物事件的简单罗列。真实的帝王生活要丰富得多，有趣得多。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让读者心甘情愿地“抢读”帝王传，本套图书精心挑选了在历史上影响力颇大的帝王，突破了枯燥无味、干巴巴的“讲授”形式，以一种幽默诙谐的语言，用一种立体的方式将一个帝王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展现在广大的读者面前。

全书妙语如珠，犀利峥嵘，细述每个帝王的政治生活、历史功绩、家庭生活、情感轶事等，充满了故事性、知识性与趣味性，让读者在轻松愉悦的享受中体味人生的变化莫测；在“观看帝王大片”的过程中收取成功的法门秘诀。

为了保证书稿的质量，编辑工作者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与文献，并且专门请教了很多长期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的专家学者。不过，由于时间与精力有限，如果本套图书存在些许错误，敬请广大的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

“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与浩瀚的宇宙相比，人类的生命短暂得微不足道。因此，在这有限的时光中，我们要尽一切可能多学知识，少走弯路，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加绚丽多彩！

# 目 录

第一章	智亲王情路坎坷	嘉庆帝欲换皇储	1
第二章	刘侍卫吓死嘉庆	众大臣苦寻遗诏	7
第三章	二阿哥终坐帝位	西边陲燃起狼烟	18
第四章	戈壁滩传来捷报	大将军徇私枉法	31
第五章	新皇帝借题发挥	恶叛军再次闹事	46
第六章	张格尔祭祖被围	惑人心大败清军	59
第七章	平叛乱钦点将帅	逞韬略纸上谈兵	71
第八章	割城池开门揖盗	抗叛贼捷报连连	85
第九章	苏轮德救出娜佳	张格尔叛乱被平	97
第十章	永贵被乱棍打死	黄河堤逢雨恐溃	105
第十一章	临大用国库空虚	国丈爷含冤入狱	118
第十二章	帝王怒斩杀国丈	静贵妃被贬冷宫	130
第十三章	道光帝公然徇私	绮贵妃愤然离宫	143
第十四章	许大人主张弛禁	道光帝无奈妥协	156
第十五章	众大臣商量对策	穆彰阿哄骗圣上	168
第十六章	褴衫人唱莲花曲	翰墨客大论朝政	183
第十七章	林大人八谒皇上	担重责远赴广东	198
第十八章	皇太后喜迎寿辰	林钦差初达广州	210
第十九章	书院内拜访狂生	公堂上惩治恶商	224
第二十章	江水边擒拿毒贩	小径上遭遇刺杀	236
第二十一章	清钦差围困商馆	洋商行被迫交烟	253
第二十二章	虎门外销毁鸦片	大殿上进献谗言	265
第二十三章	穿鼻洋初试身手	养心殿天子扬眉	277
第二十四章	英舰队北上犯境	忠良臣无辜受贬	289
第二十五章	关将军英雄殉国	杨大人听信妖言	303
第二十六章	林则徐侃侃而谈	清政府连连失利	317





第二十七章	皇后薨藏有隐情	宫廷内暗斗惊魂	332
第二十八章	考科举进入三甲	苦寻觅镇朝宝珠	345
第二十九章	惧洋人发配功臣	酬知己王鼎死谏	357
第三十章	洋鬼子欺人太甚	道光帝忧国驾崩	370



## 第一章

### 智亲王情路坎坷 嘉庆帝欲换皇储

话说乾隆皇帝在祭祖期间，不是很顺利，先是一匹马蹶出来惊了圣驾，后又突然梦到一颗流星坠入大地，把后宫照得犹如白昼。乾隆反复想着这几件事情，越想越不安，越想越觉得可能有什么灾难降临了。将这几件事放在一起，越想越觉得蹊跷，内心非常不安，唯恐上天有什么灾难降临。

正当乾隆焦虑不安的时候，他的宠臣正在揣摩之时，和珅前来进来请安。他在得知乾隆的心事之后，为了逗乾隆开心，就信口胡扯，说什么流星下落将后宫照亮，是大吉之兆，说明大清王朝有贵人诞生，同时，也说明皇上的帝业会越来越好，光芒万丈。

乾隆听后，心中稍有安慰，但对和珅的话还是有所怀疑的。正在这个时候，忽然从京中传来喜报：皇太子永琰得了一个儿子。乾隆非常高兴，急急忙忙地赶回了京城。得知此事后，眼睛一转，笑着说：“皇上，其实这是好兆头啊！流星下落照亮了后宫，说明我大清帝国将有贵人诞生，并且保佑皇上的帝业如日中天，光芒万丈。”

乾隆来到嘉郡王府，见到这个刚出生的小皇孙一脸帝王之相更为欢喜，赐名“宁”，因其为“绵”字辈，就叫作绵宁吧。后又将“绵”字改为了“曼”字。其实永琰曾有一子，只不过早年夭折，所以，准确地说，绵宁应该是二阿哥。

时间飞逝，岁月如梭，绵宁已经长大成人，乾隆也已经让位，皇太子永琰即位，年号嘉庆。虽然乾隆已经让位，但是他仍不放权，生怕嘉庆帝掌握了实权，不再听话。而乾隆的宠臣和珅与嘉庆帝素来不和，在嘉庆还是嘉郡王的时候，就处处与之做对。乾隆死后不久，嘉庆就将和珅处理掉了……

转眼，又过了十多年，嘉庆帝已经进入暮年，绵宁也早就身居智亲王之位。绵宁是一个多情且重情的皇子。他曾经与白莲教的一个名汪红菱的女子相爱，并生有一子，取名宝儿。因为二人的身份与立场不同，在一起没多





久就分开了。绵宁回了皇宫，还接连打击白莲教，而汪红菱则继续在白莲教从事反清活动。后来，宝儿进宫行刺被捕，绵宁认出儿子之后，劝他收手。宝儿大骂绵宁，最终自杀身亡。看着亲生儿子死在自己面前，绵宁非常自责痛苦。

汪红菱得知宝儿身亡悲痛万分，认定绵宁就是凶手。于是，她独自闯入皇宫刺杀绵宁，却错杀了绵宁的福晋玲儿。玲儿在临死前，告诉了红菱真相：宝儿是自杀的。为了保护绵宁与汪红菱，她专门留下了遗书，说自己由于没有能够给王爷生出儿子，心里觉得非常愧疚，最后决定以死谢罪。绵宁悄悄地将汪红菱藏了起来。

就这样，福晋玲儿的死算是掩饰过去了。半月之后，孝和皇后与嘉庆皇帝商量之后，就将恩公舒明阿的格格慎儿赐给绵宁做嫡福晋，另外，又赐了四个侧福晋，分别是全儿、静儿、彤儿、祥儿。

没多久，嘉庆帝就知道了汪红菱的事情，立即召见绵宁。绵宁来到养心殿，看到嘉庆帝端坐在御案前，面沉似水。绵宁立即感觉到不同平常，连忙上前给嘉庆叩头请安。但是，嘉庆并未理他，而是让侍候的人都退了下去。

绵宁在御案前忐忑不安地跪了半天，嘉庆才用十分失望的口气，斥责绵宁辜负自己的期望，竟然与白莲教的女教徒有私情。见此，绵宁连忙向嘉庆解释自己的难言之隐，他一边哭，一边诉说着自己与汪红菱的爱情故事……

嘉庆听后也有些同情绵宁的遭遇，觉得汪红菱倒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女子，想要与之见上一面。绵宁趁机为汪红菱求情，并表示立即将她带进宫中。嘉庆觉得这样做不妥，最后决定微服私访，与绵宁一起出宫去见汪红菱。因为担心人多招摇，嘉庆就没有带任何的侍卫，与绵宁一起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就出发了。

当嘉庆与绵宁来到汪红菱的住处后，却发现后院一片沉寂，没有一个人。绵宁顿感不妙，觉得红菱可能出事了。于是，他慌慌张张地跑到红菱的卧室，没有找到红菱本人，只看到书案上红菱留下的遗书。在这封遗书中，红菱郑重其事地请求绵宁：如果日后当了皇帝，一定要善待黎民百姓。

绵宁看完红菱的遗书，失魂落魄地冲出屋子，满院子寻找红菱的踪迹，最后在后厅的悬梁上已经自尽的红菱。绵宁赶紧将红菱放下来，抱在怀中，失声痛哭。

嘉庆随后赶来，看到这个场景之后，很同情儿子的遭遇，但心中却感觉

释然了。嘉庆看到儿子如此伤心,就轻声地安慰绵宁,并且承诺会厚葬汪红菱。绵宁对此十分感动,连忙谢恩。

这日,嘉庆从太和殿散了早朝,回到养心殿批阅奏章。嘉庆又想起绵宁与汪红菱的事情。

这个时候,有内监来报,说内务府和世泰大人求见。于是,嘉庆就宣他进来了。

和世泰进殿行完礼之后,就大声说道:“奴才奉皇上的旨意督办今年秋猕之事,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完毕。刚才钦天监梁大人来到奴才家中,告诉奴才明日就是秋猕的吉日,所以,奴才特意进宫,请皇上定夺。”

嘉庆没有想到会这么急,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沉思了片刻,忽然叫道:“常永贵!速去宫外宣戴均元、托津两位爱卿来见朕。”

“奴才遵旨。”常永贵知道皇上连夜宣召两位军机老臣,肯定有重要的事情,不能有丝毫怠慢,急急忙忙出宫了。

和世泰看到皇上如此为难,忙道:“奴才也觉得太着急了,是不是请梁大人再挑选一个黄道吉日呢?”

嘉庆向来相信天命。自禁门之变后,对钦天监梁天更是深信不疑,于是便道:“既是诸事已毕,朕就明日起身赴热河行围。和卿也辛苦了,明日还要随朕一同去,早些回府歇息吧。”

“皇上日理万机,最是辛苦。”和世泰感动地道,“奴才愿吾皇万岁、万万岁。”说完起身退出。和世泰刚出殿门,常永贵就带着戴均元与托津两位老臣来了。

“启禀皇上,两位老臣已经在殿外候旨。”

嘉庆忙吩咐道:“快快请进来。”常永贵走到门外,躬身道:“二位大人,请。”

门外走进了两个六十来岁,十分瘦瘦削的红顶子一品大员。高一点儿的是戴均元,矮一点儿的是托津。两人来到御案前,躬身行礼之后,下拜,齐声说道:“臣拜见叩见皇上,皇上深夜召见老奴,有什么事情?不知皇上深夜召老奴进宫有何训示?”

嘉庆向常永贵等人一挥手命道:“退下,没有朕的旨意,不许任何人进来。”

戴、托二人见皇上这样,肯定有要事相商,不由互相对视了一下。

嘉庆看了两人一眼,缓缓地道:“两位爱卿都是朕的肱股之臣,朕最为





倚重，理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为朕分忧。”

戴、托二人一听，大为惊异。久经宦海的他们知道，今晚主子肯定有大事，便平静地道：“皇上有何旨意？”

嘉庆说道：“两位爱卿认为在朕的三位皇子中，当立谁为皇太子？”

“这……”戴、托二人谁也没料到皇上会问他们这件事。登时怔住，面面相觑。

过了很久，戴均元向嘉庆一躬身道：“请万岁恕罪，老奴没有考虑过此事。”

托津则道：“这件事理应皇上亲自决断，做奴才的岂敢妄加评说。”

戴均元与托津听完之后，很是惊讶，怎么也没有想到平日里非常恭顺的智亲王居然会有如此凄美的爱情故事，但是他们也不好对此作出评论，所以，两个人一时之间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嘉庆十分不悦，道：“朕刚才就说，卿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为何还对朕吞吞吐吐？”

戴均元看到嘉庆生气了，赶紧试探道：“奴才以为智亲王仁孝聪睿，又有平定大内急变大功，将来必能秉承主上天威，治国安民。”托津也附和道：“奴才也这样认为。”

“朕曾经也这样看他，”嘉庆微微叹息道，“但是最近，智亲王却辜负了朕的期望。”于是，嘉庆将绵宁与红菱的事简略说了一遍，但是却将汪红菱生下宝儿的细节给隐瞒了。

戴、托二人听完之后，非常吃惊，没想到向来性行恭顺的智亲王还有这样曲折动人的故事，但是他们又不好妄加评论，

托津看到嘉庆呷了口茶，放下，便起身去给杯子中加满，问道：“皇上是想在三阿哥或者与四阿哥立为皇太子吗？”

嘉庆面带愁容道，“皇三子绵恺从小资赋平淡无奇，宗人府也发现其行为不法，将来怎么能够承继大统。皇四子绵忻年方十四，其性行未成，朕怎么能够放心让他秉承祖业。”

半晌没有吭声的戴均元这个时候开口道：“以老奴看来，还是智亲王最为合适。”托津见他竟然逆皇上的意思，不由暗暗地替他担心。戴均元却不紧不忙地说道：“虽然智亲王与那女教徒有染，但是他却亲自剿灭了女教徒所在的白莲教。由此可以看出，智亲王与那女子仅仅只是儿女之情，对其聚众谋逆，反叛朝廷却是不能容忍的。况且现在那个女子已经死了，智亲王从此也死了心了。”

但是，嘉庆帝仍然对绵宁不放心，担心他会像先朝的顺治皇帝那样痴



情。随即说道。“戴卿所言,朕也曾想过,但是朕最担心的就是智亲王太看重儿女之情。”顿了顿,嘉庆才低声道:“两位爱卿可曾听说先朝顺治皇爷与那董鄂妃……”

“奴才从来没有听说过。”两位军机大臣吓了一跳,异口同声道,

嘉庆全然不觉,只管说道:“自顺治皇爷到朕已经有一百六十年。虽经历朝先祖严禁,但是那董鄂妃与顺治皇爷的事还是传扬得尽人皆知,朕想禁也禁不了。”

“皇上说得有道理,”托津急忙见风使舵,“以先帝前车之鉴来看,智亲王确实让皇上堪忧。”

戴均元的身体不好,坐立时间长了,浑身就会感觉酸痛难受,但是他也不敢乱动,只好用一只手将自己的腰部抵住。与此同时,他说道:“还是皇上想得周全,那么,皇太子最合适的人选就只有四阿哥了。”

嘉庆要接着说的时候,这个时候,墙上的金自鸣钟响了三声敲了三下。浑身难受的戴均元说,立皇太子的事情,决定着大清江山的未来,应该从长计议。嘉庆也知道时间已经非常晚了,说道:“明天,朕还得与众位爱卿一同去热河行围,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召见两位爱卿。况且朕现在已经60多了,怎么能不着急呢?”

托津看了看嘉庆与戴均元,委婉地建议,立皇太子的事情等到了热河再作打算。嘉庆见此不能很快地下结论,也就同意了托津的建议,并且说道:“那朕就让常永贵带着装密诏的镡匣。等到了热河商量出了结果,朕再重新写密诏,封于匣中,以免发生什么变故。等到秋猕结束了再带回宫中。”

君臣三人来到了殿外。常永贵与几名内监赶忙挑着宫灯上前侍候,内务府大臣兼内廷扈从禧恩也护卫左右。嘉庆吩咐道:“摆驾乾清宫。”

不多时,一行人就来到了乾清宫。那宫门两侧站立着八名侍卫守护着,一看到皇上,急忙跪倒磕头,嘉庆并没有理会他们,直接带着众人进入大厅,来到那块“正大光明”匾额下站住。嘉庆吩咐道:“将匾额后面的镡匣给朕取下来。”几名内监连忙搬来长梯,靠到墙上。常永贵颤颤巍巍地爬上了梯子,那匾额大约有一人多高,匾后面可以容人直立行走,常永贵爬到匾额后面,反而不害怕了,他借着灯光仔细一看,匾额当中正放着那那镡匣,上面贴着皇帝之玺的封条,并且锁着一把锁。这个时候,常永贵的心怦怦直跳,十分紧张。他努力地压住这份紧张,小心翼翼地将镡匣抱过来,然后用一条丝带系住,慢慢往下松去,直到那镡匣着地,才将那条丝带松开,从梯子上慢慢



地下来。禧恩看到鐳匣落地，急忙用双手将其托住。

嘉庆将这个鐳匣交给了常永贵，并且命其带着这个匣子伴随左右，明天一起去热河。嘉庆见此事已告一段落，就让大家回去休息，自己带着内监回养心殿寝宫了。



## 第二章

### 刘侍卫吓死嘉庆 众大臣苦寻遗诏

话说侍卫禧恩在嘉庆回养心殿之后，应该回自己的值班卧房，但却出了乾清宫，悄悄往益香园走去。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益香园内住的是燕妃，也就是四阿哥绵忻的生母。而禧恩是燕妃的本家族弟，早就与燕妃私通。燕妃一心想让自己的儿子继承皇位，而禧恩则负责传递消息与出谋划策。嘉庆帝之所以会知道绵宁与汪红菱的事情，也是燕妃从中做的手脚。

那燕妃早已经安歇。听到禧恩来到，就知道一定有要事，连忙翻身坐起来，将他叫了进来。禧恩将乾清宫见到的一切告诉了她。燕妃知道初战告捷，心中非常高兴，就催促着禧恩赶紧回去，一有情况，就速速来报，禧恩知道她的脾气，也不敢再与他纠缠，就匆匆穿了衣服，走出了燕妃的寝宫。

禧恩刚走到御花园，忽然从假山后走出一个人将他拦了下来，禧恩吓得转身就要逃跑，那人突然低声怒喝道：“禧恩，你还想逃吗？”

禧恩听出这是智亲王绵宁的声音，吓得立即站住不动了。绵宁慢慢走到他面前，一声不吭地看着他。禧恩吓得颤颤抖抖地跪倒在地，低声说道：“奴才不知道是王爷，还请王爷恕罪。”

绵宁盯着禧恩，冷冷地问道：“禧恩，深更半夜，你去益香园做什么？”

“没……没有……”禧恩结结巴巴地道，“奴才什么也没做。”

“是吗？”绵宁忽然轻声笑了出来，说道，“你去做什么，本王并不想知道。”

禧恩却没有放松紧张的神经，不安地问道：“王爷到底想怎样？”

“你果然聪明，”绵宁赞赏道，“本王想知道你说话是不是老实。”

禧恩心中豁然一亮，连忙道：“只要王爷饶过奴才这一次，王爷要奴才做什么，奴才万死不辞。”

绵宁轻轻摇摇头道：“本王并不要你为我去死，本王也不勉强人，你自己以为跟着本王会怎样？”





禧恩一下子平静下来,想了一会儿,点头道:“王爷一向仁孝聪睿,将来必有大成,是奴才一时糊涂,看错了人。从此以后,奴才只一心一意跟定王爷。”

绵宁急忙弯下腰来,将他轻轻扶起,嘴里道:“本王将来决不会亏待你。”禧恩感激不尽,站起身来,将绵宁拉到假山后,找了块干净的石头坐下,便将宫中看到一切说了出来。

绵宁淡淡一笑道:“你就是不说,本王也会知道。看来皇上是将本王与先帝顺治一样看待了。”

“王爷怎会知道,”禧恩惊讶地道,“奴才在养心殿外,隐约听到皇上跟戴、托二人提到顺治爷。”

绵宁没有答理他,只是冷笑道:“看来本王一向宽厚仁孝、谦恭知礼,倒让人家给看扁了。”

原来,绵宁今天回到府中,便将慎儿等人轰出,自己躲在房中,痛哭了一场。直到天黑才渐渐平静下来,又将红菱的遗书仔细看了一遍,当他的目光落在“宁哥哥日后如登龙位”一语时,突然激凌凌打了个冷颤。养心殿内嘉庆盛怒的身影,回宫路上父皇怅然若失的神情闪现在眼前。绵宁一下子忘掉了失去红菱的痛苦,他在脑中竭力搜寻着嘉庆的各种神态,可是他越想越害怕,父皇会不会嫌他太重儿女之情,会不会把他跟当年的顺治皇爷一样看,并因此废掉他这个秘密的皇储。这样想着他再也不能沉住气,他要想方设法保住自己的皇储地位。这时绵宁反觉屋子里闷得慌,便起身往府外走去。

这样边走边想,不知不觉走到御花园,便靠在假山后歇息着,这时突然看见一个人影从假山前走过,急匆匆地向益香园走。绵宁顿时生疑起身要追,忽又转念一想,那人看去不像宫女,必是个偷情的主儿,他必然还会回来。这样想着,便站在原地等着。果然一个时辰后那人又回来了,绵宁待他走近,借着月光一看,那人竟是禧恩,心中当时便有了主意,这才从假山后走出来,拦住了禧恩的去路。

禧恩听绵宁自言自语,才觉察到这二皇子不像平素那样温文尔雅,心中已怯了几分,忙道:“王爷,请放心,奴才以后听到什么消息一定来告诉您。”

绵宁微笑道:“本王随时恭候你。记住,今晚像是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你回去吧!”

一轮明月慢慢挣脱流云的纠缠,将皎洁的月光无私地洒向人间。

次日,天还没亮,王公大臣、六部九卿、皇子皇孙衣冠整齐,早早守候在



朝房内，忽听乾清宫的钟声响了，大家便挨着班儿走进殿去。这时天光已是大明，嘉庆皇帝已是端端正正地坐在御案前，常永贵和几名内监在旁边恭守侍立。嘉庆往两边看了看，向常永贵吩咐：“宣三皇子绵恺、四皇子绵忻接旨。”

常永贵应道：“噫。”便走到阶前，高声喊道：“三皇子绵恺、四皇子绵忻接旨。”

皇子平时并不上朝，因为今天要随嘉庆赴热河行围，便早早来上朝。绵恺、绵忻忽听宣他们接旨，大吃一惊，急忙紧走几步，来到御案前屈膝跪倒，齐声应道：“儿臣在。”

常永贵慢慢展开圣旨，尖着公鸭嗓子大声念道：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皇三子绵恺、皇四子绵忻大内急变时，护卫皇后有功，特加恩封皇三子绵恺为悖郡王，封皇四子绵忻为瑞亲王，钦此。”

“谢父皇圣恩。”绵恺、绵忻又惊又喜，慌忙接了圣旨，退了下去。

那两旁站立的王公大臣一听，颇感意外，皇上为何在事变当时没有加封两位皇子，如今已事过境迁，却突然加封起来，并且皇四子绵忻还比皇三子绵恺官高一级，与智亲王平级。众人互相对视着，面露诧异之色。只有戴均元、托津和绵宁面色平静，安然站立。

嘉庆全然不顾众人的神色，庄重地道：“朕乃守成之主，不敢忘开创之艰。秋猕木兰，乃列圣开创之业，祖宗之志，断不可拂。朕即日便同众卿及皇子皇孙，赶赴热河，举行木兰秋猕。”当即命吏部尚书英和、悖郡王绵恺会同军机、各部留守京师。

嘉庆刚刚部署完毕，和世泰走到阶前，一甩马蹄袖，跪下奏道：“奴才已将诸事准备完毕，请万岁起驾。”

秋阳高照，金风飒飒，嘉庆一行人马喧腾，浩浩荡荡，逶迤北去。

一路之上，满汉王公大臣、皇子皇孙一律乘马，只有嘉庆坐轿。绵宁骑着一匹高大的蒙古马，跟在父皇的车轿后面。车轿的前后左右都有大内侍卫、御林官兵护卫着。这些侍卫、官兵原是和世泰的部下，自从和世泰被擢为内务府大臣，便由吏部尚书英和兼署。这次嘉庆木兰秋猕，因英和留守京师，便命和世泰暂时仍节制御林官兵。绵宁一路上看着甲冑鲜明的护驾队伍，若有所思。

傍晚，队伍沿河谷御道行进，两边山岭蜿蜒，峰巅涧底，蔚为壮观。嘉庆伸手撩开轿帘往外观看，绵宁看见，急忙双腿一夹，紧赶几步，伸手将轿帘打起，道：“父皇，前面就是常山峪行宫。”嘉庆看看天色将晚，便道：“今晚，就



驻常山峪行宫。”说完放下轿帘。常永贵随驾左右，听见主子的话，赶紧传达下去。

大队人马继续行进。这时直隶总督方受畴率地方官绅早已守候在峪外，恭迎圣驾的到来。随行太监急忙来到轿前禀奏道：“万岁，直隶总督方受畴率地方官绅恭迎圣驾。”过了许久，嘉庆才道：“宣方受畴来见朕。”不多时那方受畴提着一只小竹篓来到轿前，叩拜圣驾。嘉庆坐在轿中冷冷地道：“方受畴，朕多次传谕下去，所到之处，不许惊扰地方。你难道不知道吗？”方受畴一听，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赶紧答道：“请皇上恕罪，实在是地方官民深感皇恩浩荡，推举奴才代表地方向皇上谢恩。奴才是不得已而为之。”听听轿中没有作声便继续奏道：“今年深州地方，秋天多有双穗，甚至多达十一穗，奴才特呈上二十茎，以示符瑞。”说完将那竹篓双手托起，呈在轿前。

嘉庆轻轻撩起轿帘，看那篓中果然有二十多茎禾穗，子粒饱满，且是一茎多穗。龙心大悦，口里却道：“此未成熟之禾，卿遽行摘取，实在可惜。今后各省遇有瑞麦嘉禾，当据实上奏，不必摘取进呈。下去吧。”

“奴才遵旨。”方受畴撩起马帘袖，擦了擦额上的汗珠，慢慢退下。

嘉庆一路颇觉劳乏，到了常山峪行宫，晚膳也没用，就去寝房歇息。绵宁和绵忻直到父皇躺下，方始离开。

绵宁出了行宫，信步登上一处山岭，只见周围山恋林木葱郁，峡谷幽静深邃。绵宁沉思着无心欣赏这山林夜景，突然背后有人道：“奴才参见王爷。”

绵宁一怔，回过头来看时，却是内务府大臣和世泰，心中不由怦然一动，和颜悦色道：“和大人也是出来欣赏这山林夜景吗？”

和世泰点点头道：“奴才也是随便走一走，不想就遇见王爷。”

绵宁便道：“既是如此，和大人便陪本王欣赏这山野美景如何？”说完，便在一块巨石上坐下。

“奴才正是求之不得。”和世泰说完便在绵宁下首坐下。

聪明的绵宁在与和世泰闲聊中，不一会儿就收服了嘉庆的这位肱骨之臣。

第二天，天气依然晴好，嘉庆经过一夜的休息，精神略有好转，便在拂晓起程。行至傍晚时分，大队人马进入广仁岭。

广仁岭御道又称石筒子道。康熙末年，自山顶凿开修成宽阔大道，康熙赐名“广仁岭”。

嘉庆经过半天的颠簸，又觉有些劳乏，心情也变坏起来。其实自京师出